论汉代传统宗教的理性精神*

孙昌武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汉代传统宗教中的理性精神。面对秦汉时期宗教氛围高涨,谷永、郑兴、尹敏等士人以儒家"仁义正道"批判谶纬鬼神之说。桓谭提出"火烛之喻",论证形神相依,反对神仙长生与谶纬迷信。王充集大成,著《论衡》力辟虚妄,主张"天道自然""有生必死",否定天命、鬼神、灾异感应与祥瑞,将祭祀归于道德教化,其思想具理论深度与科学精神,影响深远。东汉张衡、王符等人继起,张衡上疏斥图谶"虚妄",反对以纬干政;王符亦倡理性,批判迷信。尽管神学思潮盛行,但理性传统在士人中绵延不绝,有效遏制了儒学宗教化,维系了中国思想的人文方向和理性精神。

关键词:汉代　理性精神　宗教批判
DOI:10.13896/j.cnki.wxywh.2026.02.013

一

英国历史学家鲁惟一(Michael Loewe)指出中国秦汉思想史的四种主要心态:自然界的秩序、人的特定地位、行政的需要和理性的召唤。[①]这四个方面涵盖政治、哲学、宗教等层面,且相互关联。将"理性的召唤"单独列出,颇具洞见。两汉是殷周宗教信仰的复兴期,也是国家、民众与宗教关系格局定型的关键时期。尽管儒学"神学化""方术化"成为潮流,但春秋战国以来的理性精神与人本传统仍被继承发扬,形成对宗教迷信的批判力量。在宗教氛围高涨的背景下,一批士大夫深入思考宗教现象,虽多非权贵,其思想却代表另一重要思潮,影响深远。正是这些思想家的理性批判,遏制了儒学宗教化倾向,使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始终未能主导思想文化。

汉武帝热衷神仙祭祀,宗教活动兴盛,但按《周官》设官,祭祀属春官,从属于王权,表明宗教服务于政治的基本格局。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议,启用儒生为官,建立察举制,以儒家道德选才,儒者成为治国主体,而方士无政治地位。这确立了以"人事"为中心的行政体制。儒家经典成为治国根本,儒生作为执行者,面对现实政治问题,自然疏离虚幻宗教,注重理性思考。由此,儒家重理性、重人文的传统得以延续,宗教活动被纳入朝廷管辖。即便帝王崇信祥瑞、谶纬,仍有人挺身而出,进行理性批判。此类思考虽常被迷信潮流淹没,且自身存有矛盾,但其作用与影响巨大。尤其因儒术为官方意识形态,理性批判有效抑制了儒学的宗教化,保持其思想学术本色,对中国历史发展意义深远。

---

* 本文发表之前,经南开大学文学院张培锋教授校勘整理。

① [英]鲁惟一:《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英]崔瑞德、[英]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699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成帝末年,因无子嗣,好鬼神,多有上书言祭祀方术者,得待诏于上林苑及长安城旁,耗费甚巨,却无成效。谷永(?—前10)上疏曰:

> 臣闻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万物之情,不可罔以非类。诸背仁义之正道,不遵《五经》之法言,而盛称奇怪鬼神,广崇祭祀之方,求报无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终之药,遥兴轻举,登遐倒景,览观县圃,浮游蓬莱,耕耘五德,朝种暮获,与山石无极,黄冶变化,坚冰淖溺,化色五仓之术者,皆奸人惑众,挟左道,怀诈伪,以欺罔世主。听其言,洋洋满耳,若将可遇;求之,荡荡如系风捕景,终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听,圣人绝而不语。昔周史苌弘欲以鬼神之术辅尊灵王会朝诸侯,而周室愈微,诸侯愈叛;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仙、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动海内。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祠致福之术者以万数。其后,平等皆以术穷诈得,诛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渊玉女、巨鹿神人、辽阳侯师张宗之奸,纷纷复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尝专意散财,厚爵禄,竦精神,举天下以求之矣。旷日经年,靡有毫厘之验,足以揆今。《经》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论语》说曰:"子不语怪神。"唯陛下距绝此类,毋令奸人有以窥朝者。[①]

谷永以"仁义之正道""《五经》之法言"批判鬼神迷信,立场明确地反对儒学神学化。他列举周苌弘、楚怀王、秦始皇及汉初方士因迷信而败亡之例,最终援引《周易》"享多仪"与孔子"不语怪神"作结,以儒家正统谏诤君主,其大无畏精神可嘉。

两汉之际,谶纬盛行。东汉初,太中大夫郑兴上疏光武帝,言阴阳灾异,建议"垂意《洪范》之法,博采广谋,纳群下之策"。帝问郊祀事,欲"以谶断之",郑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郑兴虽文章温雅,通经守义,然因不善谶而不得重用。[②]又有儒生尹敏,博通经记,建武二年(26)上疏陈《洪范》消灾术,帝命其校图谶,删王莽所增。敏对曰:"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帝不纳。敏遂于阙文处增"君无口,为汉辅"。帝怪而问之,敏答:"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帝深非之,虽未加罪,然敏亦因此沉滞。[③]郑兴、尹敏皆通灾异之说,却敢于批判谶纬妄谬,体现士人理性立场。当时杜林、桓谭、卫宏等人亦"斟酌"古学,以儒经对抗谶纬,形成强大思想势力。

在此背景下,涌现出具理论深度的思想家。相较先秦对"天命"的批判(如"怨天"、"勘天"或"天人相分"),汉代思想家如桓谭、王充,不仅提升批判的政治现实性,更触及宇宙本源、灵魂有无等宗教核心问题,理论更具深度与战斗力。

二

桓谭(前23—56?)[④],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人。成帝时为郎,博通《五经》,常非毁群儒;

① [汉]班固:《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260~1261页。

②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三六《郑兴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222~1223页。

③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第2558页。

④ 此据钟肇鹏、周桂钿所著《桓谭 王充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关于桓谭生年的不同意见,参阅曹道衡、刘跃进著:《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1995年,第332~334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王莽时任职掌乐大夫;更始帝召为太中大夫;光武帝建汉,征为待诏。然因反对谶纬,触怒光武,贬为六安丞,道卒。他身处乱世,奔走权门以图经世治国,才志难伸,遂著《新论》。在谶纬盛行的思想环境中,他虽亦言阴阳灾异,但更强调人事,对有神论、谶纬、神仙迷信进行深刻批判。

桓谭是首位从理论上深入辨析形神关系、批判有神论者。他继承道家自然无为思想,视生死为自然变化。《弘明集》所录《新论·形神》篇载:

> 余尝过故陈令,同郡杜房见其读《老子》书,言老子用恬淡养性,致寿数百岁,今行其道,宁能延年却老乎?余应之曰:虽同形名而质性、才干乃各异度,有强弱、坚脆之姿焉,爱养适用之,直差愈耳。譬犹衣履、器物,爱之则完全乃久。余见其旁有麻烛,而灺垂一尺所,则因以喻事:言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烛矣,如善扶持,随火而侧之,可毋灭而竟烛。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又不能后然其灺。灺犹人之耆老,齿堕发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为之能润泽内外周遍,则气索而死,如火烛之俱尽矣。①

此"火烛之喻"以火依烛存,喻神依形存,虽为形似,不科学,但为后世形神之辩提供重要思路。基于"无神论",他否定神仙长生:

> 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而欲变易其性,求为异道,惑之不解者也。②

光武帝信谶,多以决政。建武二年(26),桓谭为议郎,上《陈时政疏》《抑谶重赏疏》:

> 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③
>
> 后帝议灵台选址,欲"以谶决之",谭曰:"臣不读谶。"帝怒问其故,谭力言谶非经。帝大怒:"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久之方解。贬为六安郡丞,意不乐,道病卒。④

他主张国之兴废在政事,政事得失在辅佐:

> 臣闻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辅佐贤明,则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务;辅佐不明,则论失时宜,而举多过事。夫有国之君,俱欲兴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谓贤者异也。⑤

---

① [南朝梁]僧祐:《弘明集》卷五,《大正藏》第五十二卷,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第29页上。
② [南朝梁]僧祐:《弘明集》卷五,《大正藏》第五十二卷,第29页下。
③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第959~960页。
④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第961页。
⑤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第957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此论凸显其思想的现实政治意义。桓谭虽未完全摆脱天人感应影响,批判具不彻底性,但能在神学思潮主导下,从理论与政治双重角度进行批判,其胆识与见解难能可贵。王充极为推崇桓谭,《论衡》中屡加称颂:

> 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①

王充认为桓谭论说水平高于司马迁与扬雄。更评曰:

> 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质定世事,论说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论难追也。②

董仲舒为当世大儒,王充却仅称其文,而谓其论不及桓谭,足见对桓谭理性批判精神的高度推崇。

三

汉代对"天人感应"说、谶纬神学批判最有力者,首推王充。他是中国历史上全面反对形形色色"有神论"的先行者。

王充(27—100?),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少孤而聪慧,八岁受读《论语》《尚书》;为人清正,慎于交游;后入洛阳,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博通诸子百家之言;学成归里,隐居教授。后出仕州县,因议事不合被免;章帝时特诏征召,病未能行,卒于家。思想上,他继承荀子"天人相分"之说,又吸收道家天道自然、无为思想,推崇司马迁、扬雄,尤尊桓谭,并有所借鉴。侯外庐指出:"王充思想来源是复杂的,他善于吸取古代思想的优良传统,善于利用传统的思想材料而加以新的修订,因而他虽然承借了过去的学派,但能独立成一家之言。"③他广泛继承前人思想成果,创造性地著成《论衡》一书,主旨为"疾虚妄"。此书是对当时神学思潮的有力反动,不仅揭露其表现与政治危害,更注重理论驳斥,并充分利用当时自然科学成果,因而具有高度与深度。其论说范围极广,态度大胆无羁:从古传说、史实记载,到圣人教诲、流俗传言,皆在其批判之列。

王充思考的核心仍是"天人之际"这一周秦以来的重大课题。关于"天",他主张"天道自然",认为黄老言天道得其实。他明言:"天地,含气之自然也。"④因此否定"天命",认为自然现象与人事无关:"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也。"⑤他批判宋景公时"荧惑守心",子韦称景公有善言,天将三赏,星移三舍,延寿二十一年的传说:

> 夫天,体也,与地无异。诸有体者,耳咸附于首。体与耳殊,未之有也。天之去人,高数万里,使耳附天,听数万里之语,弗能闻也。人坐楼台之上,察地之蝼蚁,尚不见其体,安能闻其声。何则?蝼蚁之体细,不若人形大,声音孔气不能达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楼台,

① [东汉]王充:《论衡》卷二七《定贤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23页。
② [东汉]王充:《论衡》卷二九《案书篇》,第440页。
③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69页。
④ [东汉]王充:《论衡》卷一一《谈天篇》,第166页。
⑤ [东汉]王充:《论衡》卷一八《自然篇》,第277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人体比于天,非若蝼蚁于人也。谓天非若蝼蚁于人可,谓天闻人言,随善恶为吉凶误矣。①

他肯定自然有其规律:

水旱饥穰,有岁运也。岁直其运,气当其世,变复之家,指而名之。
天之旸雨,自有时也。
天之运气,非政所致。②

进而否定"天命"。他以天无耳目为据,虽显比附幼稚,逻辑不足,但结论正确。

关于"人",王充持"命定"论,认为人之秉气有厚薄,寿夭有定数,近于子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及庄子命定说。他据此反对"灵魂不死"与"有鬼"论。他指出:

有血脉之类,无有不生,生无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阴阳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唯无终始者,乃长生不死。人之生,其犹水也,水凝而为冰,气积而为人。冰极一冬而释,人竟百岁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释乎?诸学仙术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犹不能使冰终不释也。③

此论提出"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规律,具有辩证意义。针对自秦皇汉武以来盛行的神仙之说及道教萌芽背景,其批判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他继承桓谭"烛火之喻",发挥"精气"说,否定"灵魂"实体存在:

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人之死,犹火之灭也。火灭而耀不照,人死而知不惠,二者宜同一实……火灭光消而烛在,人死精亡而形存……④

他不仅否定鬼神存在,更否定其能干预人事:

世谓〔死〕人为鬼,有知,能害人。试以物类验之,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何以验之?验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为鬼,人死何故独能为鬼?……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精气去人,岂徒与无耳目同哉!朽则消亡,荒忽不见,故谓之鬼神。……鬼者,归也;神者,荒忽无形者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归土,故谓之鬼。⑤

因此,他主张不向鬼神求福:

① [东汉]王充:《论衡》卷四《变虚篇》,第66页。
② [东汉]王充:《论衡》卷一五《明雩篇》,第234、236页。
③ [东汉]王充:《论衡》卷七《道虚篇》,第114~115页。
④ [东汉]王充:《论衡》卷二〇《论死篇》,第317~318页。
⑤ [东汉]王充:《论衡》卷二〇《论死篇》,第315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季世,信鬼修祀,以求福助。愚主心惑,不顾自行,功犹不立,治犹不定。故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①

王充虽延续《易传》"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之说,为灵魂不死留下空隙,但他坚决反对"人死为鬼"的粗俗"有鬼"论,否定鬼神信仰,其批判有深度。

王充亦否定神仙飞升之说:

儒书言,淮南王学道,招会天下有道之人,倾一国之尊,下道术之士。是以道术之士并会淮南,奇方异术,莫不争出。王遂得道,举家升天,畜产皆仙,犬吠于天上,鸡鸣于云中。此言仙药有余,犬鸡食之,并随王而升天也。好道学仙之人,皆谓之然。此虚言也。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物无不死,人安能仙?鸟有毛羽,能飞,不能升天。人无毛羽,何用飞升?使有毛羽,不过与鸟同;况其无有,升天如何?②

他反对报应之说,在《福虚篇》《祸虚篇》中,指出富贵贫贱本与道德、才能无关。如《福虚篇》言:

世论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福祸之应,皆天也,人为之,天应之。阳恩,人君赏其行;阴惠,天地报其德。无贵贱贤愚,莫谓不然。③

但王充质问:"天下善人寡,恶人众。善人顺道,恶人违天。然夫恶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长。"从而否定天佑天谴之说。针对"天人相副",他以日月食为例:

祸变不足以明恶,福瑞不足以表善,明矣。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十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④

他亦反对"天人感应"。对邹衍被拘,仰天叹息而"五月飞霜",他先以长平坑卒四十万不能感天为例,又解释:

燕在北边,邹衍时,周之五月,正岁三月也。中州内正月二月,霜雪时降。北边至寒,三月下霜,未为变也。此殆北边三月尚寒,霜适自降,而衍适呼,与霜逢会。⑤

此考据合乎事实,具科学依据。⑥又如《左传》载宋景公时"荧惑守心",子韦以为天谴,王充驳之,引齐景公欲禳彗星而晏子谏曰:

① [东汉]王充:《论衡》卷二五《解除篇》,第386页。
② [东汉]王充:《论衡》卷七《道虚篇》,第106~107页。
③ [东汉]王充:《论衡》卷六《福虚篇》,第85页。
④ [东汉]王充:《论衡》卷一七《治期篇》,第275页。
⑤ [东汉]王充:《论衡》卷一五《变动篇》,第232页。
⑥ 钟肇鹏、周桂钿:《桓谭 王充评传》,第277~278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暗,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益?……”公说,乃止。齐君欲禳彗星之凶,犹子韦欲移荧惑之祸也。①

此论强调天道自然、人事自修,不因巫祝而改。

对虫灾,有说“部吏所致”,王充驳道:

夫虫食谷,自有止期,犹蚕食桑自有足时也。生出有日,死极有月,期尽变化,不常为虫。使人君不罪其吏,虫犹自亡。夫虫,风气所生,苍颉知之,故凡“虫”为“风”之字,取气于风。故八日而化,生春夏之物,或食五谷,或食众草。食五谷,吏受钱谷也;其食他草,受人何物?保虫三百,人为之长。由此言之,人亦虫也。人食虫所食,虫亦食人所食,俱为虫而相食物,何为怪之?②

虽“虫为风气所生”不符实际,但他肯定虫为自然生物,其生死有规律,否定其为灾异,具科学精神。

关于灾异,有说“政失则天谴”,王充则认为灾异为自然现象:

人君用刑非时则寒,施赏违节则温。天神谴告人君,犹人君责怒臣下也。故楚庄王曰:“天不下灾异,天其忘予乎?”灾异为谴告,故庄王惧而思之也。曰:此疑也。国之有灾异,犹家人之有变怪也。有灾异,谓天谴人君;有变怪,天复谴告家人乎?……身中病,犹天有灾异也。血脉不调,人生疾病;风气不和,岁生灾异。灾异谓天谴告国政;疾病天复谴告人乎?……政治之有灾异也,犹烹酿之有恶味也。苟谓灾异为天谴告,是其烹酿之误,得见谴告也。……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③

他主张灾异源于“风气不和”,如同身体生病、饮食失和,否定“天谴”,明确赞同黄老“天道自然”。

对个人命运,他在《吉验篇》驳黄帝“妊二十月而生”、后稷母“履大人迹”、刘邦母“梦与神遇”、光武“夜无火而室自明”等祥异,指出皆为偶然: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适偶之数,非有他气旁物压胜感动使之然也。④

他主张命由气数而定,虽仍属“命定”论,但否定天或鬼神能干预人事。

王充亦论祭祀,主张其意义为“报功”“修先”,“报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所祭者乃“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之人,因其“施布于民,民赖其力”,故祭祀以报恩,非求福佑。此将宗教性祭祀转化为道德教化,强调其慰藉生人、激励德行之作用。

他反对祥瑞迷信:

① [东汉]王充:《论衡》卷四《变虚篇》,第65页。

② [东汉]王充:《论衡》卷一六《商虫篇》,第252~253页。

③ [东汉]王充:《论衡》卷一四《谴告篇》,第223~224页。

④ [东汉]王充:《论衡》卷三《偶会篇》,第33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 夫太平以治定为效，百姓以安乐为符。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百姓安者，太平之验也。……视今天下，安乎？危乎？安则平矣，瑞虽未具，无害于平。故夫王道定事以验，立实以效，效验不彰，实诚不见。……圣王治世，期于平安，不须符瑞。①

此论强调治世根本在民生安定，而非虚幻符瑞。后世柳宗元《贞符》所谓"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正承此脉络。然王充身为汉臣，不免颂圣，亦其局限。

在中国思想史上，对宗教的批判多从政治社会角度出发。而王充是首度对"天命观""有神论"进行全面、深入理论批判之人。其友谢夷吾称："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杨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②《袁山松传》记："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③虞翻赞曰："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骆驿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盘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据人情之归极。"④他善于运用自然科学发展成果为其立论依据，增强批判说服力。

鲁惟一评价王充说："人们常常把王充与卢克莱修（约前100—前55）相比，后者也试图通过系统的追问，把人类从对其性质未被理解的力量的不应有和无根据的恐惧中解放出来。《论衡》探讨的题目甚为广泛，这些论文探究了自然科学的原理和现象。当它们谈到宗教的仪式和信仰时，作者要求证据，以证明那些影响人类生活的无形力量的存在。同样，在哲学问题上王充必须使自己确信，受到崇敬的箴言和教诲真正出于某位大师之口，而不是后世的杜撰。他常常求助于历史的证据以证明他的论点；他不同意薄今而厚古，认为过去更公正和幸运的倾向。"⑤当然，限于科学发展水平与传统观念影响，其批驳多用比拟，逻辑有缺憾，结论亦有不彻底或错误之处。如他信河出图洛出书、黄石公授张良书为实，又持"妖气为鬼，鬼象人形"之说。其书为罕见的系统的长篇论著，议论酣畅，充满激情，显然蕴含其个人身世之感。

王充生前影响不大，与其地位及时代环境有关：谶纬神学盛行且为官方推崇，其一介儒生之声微不足道。但继承其理性传统的后继者代不乏人。他实为思想史上发扬理性传统与人本精神的里程碑式人物。

四

继王充而起者有东汉中叶的张衡（78—139）、王符（？85—？163）等，其时谶纬、灾异迷信仍盛行。《后汉书·张衡传》载：

> 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乃上疏曰："臣闻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经天验道，本尽于此。……《尚书》尧使鲧理洪水，九载绩用不成，鲧则殛死，禹乃嗣

① [东汉]王充：《论衡》卷一九《宣汉篇》，第295页。

②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四九《王充传》注引谢承《后汉书》，第1630页。

③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四九《王充传》注引，第1629页。

④ [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五七《吴书·虞翻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1325页。

⑤ [英]鲁惟一：《宗教与知识文化的背景》，[英]崔瑞德、[英]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等译，第746~747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兴。而《春秋谶》云‘共工理水’。凡谶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诗谶》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图中讫于成帝。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执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往者侍中贾逵摘谶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谶者皆不能说。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且《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历纪推言水灾,而伪称洞视玉版。或者至于弃家业,入山林。后皆无效,而复采前世成事,以为证验。至于永建复统,则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执位,情伪较然,莫之纠禁。……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①

张衡为天文学家,发明浑天仪、地动仪,为浑天说代表人物。其反谶纬,与其科学素养密切相关,显示自然科学是抵制唯心主义与宗教迷信的有力武器。

王符与张衡为友,出身微贱,性耿介,隐居著书,号《潜夫论》。其重要贡献是将战国以来“元气”观发展为“元气一元”论。他虽未能根本否定“天命”,但主张“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突出人的决定作用。他言:

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民以君为统,君政善则民和治,君政恶则民冤乱。君以恤民为本,臣忠良则君政善,臣奸枉则君政恶。以选为本,选举实则忠贤进,选虚伪则邪党贡。选以法令为本,法令正则选举实,法令诈则选虚伪。法以君为主,君信法则法顺行,君欺法则法委弃。君、臣、法令之功必效于民,故君、臣、法令善则民安乐,民安乐则天心慰。天心慰则阴阳和,阴阳和则五谷丰,五谷丰而民眉寿,民眉寿则兴于义,兴于义而无奸行,无奸行则世平而国家宁、社稷安而君尊荣矣。②

此为治国蓝图。主张“天以民为心”,即“天从人欲,以德配天”;进而指出治乱关键在“君、臣、法令”,而根本在“法”,实则“天命”已被架空。突出“法”的决定作用,在专制体制下极为大胆可贵。

关于“人”,他强调个人行为之作用:

凡人吉凶,以行为主,以命为决。行者,己之质也;命者,天之制也。在于己者,固可为也;在于天者,不可知也。巫觋祝请亦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祈祷者,盖所以交鬼神而救细微尔。至于大命,末如之何。譬民人之请谒于吏矣,可以解微过,不能脱正罪。设有人于此,昼夜慢侮君父之教,干犯先王之禁,不克己心思改过恶,而苟骤发请谒以求解免,必不几矣。不若修己,小心畏慎,无犯上之禁令也。③

此论认为“天命不可知”,巫祝仅能救微过,不能改“大命”,归结于“修己”。虽未完全否定天命鬼神,但认为其不起决定作用,主张“以人为主”,实为明确具体的人本主义发挥。

①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第1911~1912页。

② [东汉]王符:《潜夫论·本政》,《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第8册,第36页。

③ [东汉]王符:《潜夫论·巫列》,《诸子集成》,第8册,第127页。有些研究著作本篇作《正列》,误。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东汉末年又有荀爽、荀悦叔侄,徐干、仲长统等。荀爽作《辩谶》,被称为“发伪之书”。荀悦言:“世称纬书,仲尼之作也。臣悦叔父故司空爽辩之,盖发其伪也。有起于中兴之前,终、张之徒之作乎!或曰:杂。曰:以己杂仲尼乎?以仲尼杂己乎?若彼者,以仲尼杂己而已。然则可谓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①] 荀爽又著《公羊问》等,合为《新书》,已佚,然其辨伪精神可见。

仲长统被称为“人本主义者”。[②]他对社会人心衰退、秩序瓦解深感忧虑,著《昌言》,提出“操之有常”的十六项政措:

> 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限夫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长以兴政理,急农桑以丰委积,去末作以一本业,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核才艺以叙官宜,简精悍以习师田,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邪察苛刻以绝烦暴。[③]

他主张依靠理性治国,反对迷信天道、巫术、占卜。他揭露“巫医卜祝之伍”惑乱人心,认为信“天道”是亡国之因,斥昏君为“昏乱迷惑之主”,臣为“覆国亡家之臣”,言辞痛切。严可均评:“其闿陈善道,指柯时弊,剀切之忱,踔厉震荡之气,有不容磨灭者。缪熙伯方之董、贾、刘、杨,非过誉也。”[④]

魏明帝青龙年间,高堂隆谏言:

> 夫礼乐者,为治之大本也。故《箫韶》九成,凤凰来仪,雷鼓六变,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错,和之至也。新声发响,商辛以陨,大钟既铸,周景以弊,存亡之机,恒由斯作,安在废兴之不阶也。[⑤]

后冀州大水,高堂隆上疏又言:

> 臣观在昔书籍所载,天人之际,未有不应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阴阳之逆顺,矜矜业业,惟恐有违。然后治道用兴,德与神符,灾异既发,惧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叶,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轨,不纳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变戒,未有不寻践祸难,至于颠覆者也。[⑥]

此论虽言“天人之际”“灾异”,但实承孔子“畏天命”之意,以“天命”为戒惧之具,要求修政纳谏,仍以人事为本。

西晋武帝时,阮种对策曰:

> 臣闻天生蒸庶,树君以司牧之,人君道洽,则彝伦攸叙,五福来备。若政有愆失,刑理颇僻,则庶征不应,而淫亢为灾。此则天人之理,而兴废之由也。……自顷阴阳隔并,水旱

① [东汉]荀悦:《申鉴》卷三《俗嫌》,《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第8册,第18页。

② [英]鲁惟一:《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英]崔瑞德、[英]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等译,第729页。

③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第1653页。

④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八八,中华书局,1958年,第948页。

⑤ [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五《魏书·高堂隆传》,第709页。

⑥ [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五《魏书·高堂隆传》,第713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为灾,亦犹期运之致。不然,则亦有司之不帅,不能宣承圣德,以赞扬大化,故和气未降而人事未叙也。①

此论"天人之理",实为强调"轨人以务,致之于本",与高堂隆同理。皆重人事,实为对"天命"观的批判。

两汉朝廷内外盛言天命,大兴祭祀,谶纬盛行,迷信成风。然上述诸人坚持理性精神,或上疏谏诤,或著书立说,前赴后继,对迷信潮流加以批判抵制。其言论多有雷同,正反映批判对象之强大与牢固,也彰显其顽强、无畏、持续的反迷信精神。他们捍卫与发展了理性精神与人本传统,对政治、思想、文化产生积极作用,影响深远。

两汉时期,儒家融合法家、道家、阴阳五行家等形成"儒术",急剧"神学化""方术化",被确立为统治意识形态;帝王沉迷天命、神仙、谶纬、符瑞,大兴祭祀;民间流行鬼神、灾异、报应及"淫祀"。东汉中期佛教传入并扩展。东汉末年道教酝酿成型。此为中国宗教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三教并立之势初现,奠定了宗教发展的基本格局。在此背景下,一代代知识精英持续进行理性反思与批判,不断出现反对宗教思想与活动的思想家。他们绵延不绝,发展捍卫理性与人本传统,留下宝贵思想遗产,决定了后世中国宗教发展的基本方向与格局。

(孙昌武,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On the Rationalism of Traditional Religions in the Han Dynasty

Sun Changwu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ationalism of traditional religions in the Han Dynasty. Faced with the enthusiastic religious atmosphere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Gu Yong, Zheng Xing, Yin Min and other scholar officials criticized the ideas of divination, astrology, gods and ghosts with the Confucian doctrines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Huan Tan put forward the analogy of candle and flame, arguing for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body and spirit and opposing the idea of immortality and the superstition of divination and astrology. Wang Chong epitomized the thought of this school and wrote *Lunheng* to refute the unfounded illusion. He advocated the "na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e" and that "living things are doomed to die in the end". He denied the will of heaven, the control of gods and ghosts, the sense of catastrophe, and the auspicious omen, and he objected to applying sacrificial activities to moral education. Wang Chong have had a great influence through the Chinese history with his deep theoretical ideas and scientific spirit. He was followed by Zhang Heng, Wang Fu and other scholar officials Zhang Heng wrote to the emperor to denounce the illusory prophecies and opposed the interference in governance with divination and astrology. Wang Fu also advocated rationalism and criticized superstition. In spite of the prevailing theological trends, the rational tradition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 of scholar officials, effectively restraining the religious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maintaining the humanistic direction and rational spirit of the Chinese thought.

Keywords: Han Dynasty; Rationalism; Religious Criticism

①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五二《阮种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447~1448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